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堂·吉珂德

卜卷

(西班牙) 塞万提斯

中国文联出版社

德诃吉堂

[西班牙] ~~塞万提斯~~ 著
杨霁华 译

(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第五十四章

堂吉诃德的外甥女、管家妈等和
桑丘·潘沙大吵，以及别的一些趣事。

据这部传记记载，原来堂吉诃德、理发师和神父听见的吵闹，是管家妈和堂吉诃德的外甥女拦着门不放硬是要探望主人的桑丘进来，嚷着说：“这痞子跑到我们家来干吗？老兄啊，回你自己家去吧！不是别人！就是你哄了我们家主人出去乱跑！”

桑丘答道：“魔鬼般的管家妈！是我给人家骗出去乱跑！不是你主人！是他带着我满处跑，事情全给你们弄颠倒了。他花言巧语，答应给我一个海岛，把我从家里骗出来，到现在我还在等着这个海岛呢。”

外甥女说：“让倒霉的海岛噎死你！该死的桑丘！什么海岛？是好吃的吗？你这个馋嘴佬！”

桑丘答道：“不是用来吃的，是可以治理的东西；我能比四个京城长官和四个市政府治理得还好呢。”

管家妈说：“随你怎么说，你不要到这里来！你这个一肚子坏水的家伙！种你租的地、管你自己的家去！什么海岛河岛了，别再胡思乱想了！”

听了这三个人的对话，理发师和神父觉得很好笑。堂吉诃德怕桑丘说溜了嘴，讲出许多引人猜测的话，有碍自己声名。他就一面叫她们俩住嘴，别拦着他，一面把桑丘喊进来。桑丘进来，理发师和神父告辞了出去。他们看出那套该死的骑士道谬论在堂吉诃德心中是根深蒂固，而堂吉诃德脑子里则是一团



堂吉诃德

糟，都觉得他的病是没指望的了。神父对理发师说：“老兄啊，你看着吧，这位先生在咱们想不到的时候又要展翅儿高飞了。”

理发师答道：“这还用得着说吗？不过侍从竟傻得和骑士的疯一样，这才叫我吃惊呢。死抱着那个海岛，随你怎么解释也没法叫他打消这些念头。”

神父说：“愿上帝拯救他们吧。时刻咱都得当心，瞧着这一对侍从和骑士会疯傻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两个人就像是一个模具打造出来的似的。主人的疯要是没仆人的傻来配，就一文不值了。”

理发师说：“是啊。这会儿他们会说什么话我倒是很想听听呢。”

神父说：“管家妈和外甥女儿肯定会告诉咱们。她们不会不偷听，照她们俩的脾气。”

这时堂吉诃德把门关上，只和桑丘两人在屋里。堂吉诃德说：“桑丘，这话我听了很难受，你说你是给我从家里骗出去，因为你明知咱们俩一起出门，一起赶路，一起满处跑；两人同甘共苦，我也没耽在家里呀。如果说，你被兜在毯子里给人家抛弄过一次，我挨的打是有一百次呢；就算这是我比你便宜吧。”

桑丘说：“这也是应该的呀。你自己说的，倒霉的事通常和侍从比较远，和游侠骑士才是紧连在一起的啊。”

堂吉诃德说：“你错了，桑丘，有句古语说得好：‘首疾……’”

“我只懂咱们本国话。”桑丘道。

堂吉诃德道：“我是说，如果脑袋生了病，那么身体的各部分都会有病痛。你是我的仆人，就是我身上的一部分；我是



你的主人，就是你的脑袋。所以你有病就牵连到我，我有病也就会牵连到你。”

桑丘说：“话是这样说啊！可是，既然我是您的一部分，我这部分给人家兜在毯子里抛弄的时候，我的脑袋，您却没觉得痛苦，只是在围墙外面瞧着我在天空翻滚呀。既然脑袋生病，浑身各部分就都会有病痛，那么身上一部分生病，脑袋也该有病痛呀。”

堂吉诃德道：“桑丘，你这话大概是说，我没感到痛苦，当你给人家抛弄的时候。我劝你别这么说，也别这么想，如果你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时我心上的痛苦远胜于你身受。可这会儿咱们就别再提这话了，将来再仔细讲究吧。我问你，桑丘朋友，村儿里在说我什么话？对我绅士、老乡们、骑士们有什么意见？他们是怎么说我的功绩、我的勇敢、我的礼貌的？我要在当世重新振兴衰废了的骑士道，人家有什么议论？一句话，桑丘，凡是我问的这些，你把你听到的都告诉我，别瞒掉一句坏话，也别添一句好话。忠心的臣仆该把真情照实报告主人，既不藏头掩尾地隐瞒，也不添油加醋地讨好。桑丘，我告诉你，如果君王听到的没有奉承迎合的花言巧语，全是不加粉饰的真情实况，那么过去的世纪就会全都变样，咱们这个世纪也不该称为‘铁的世纪’了；我却觉得咱们近年来是黄金时代呢。桑丘，你照我的叮嘱，不管我问你什么，你只要诚诚恳恳、明明白白地把你听到的照实告诉我。”

桑丘答道：“我的先生，好得很呀，不过有句话得说在前头：既然您要我把听到的都搬给您听，不能有丝毫掩盖，那么我说了您可不能生气。”

堂吉诃德说：“桑丘啊，我决不生气，你只管照实说，别



堂吉诃德

拐弯抹角的。”

“那么，我先告诉您，老乡们说您是第一号的疯子，而说我这傻瓜也不输于您。绅士们说您拢共有了四棵葡萄两亩地，身上拖一片挂一片的，就不安安分分做绅士自称‘堂’，一下子成了骑士。骑士们说，他们不喜欢和绅士平起平坐，尤其是那种只配当侍从的黑袜子上补着绿丝线、皮鞋自己擦的绅士。”

堂吉诃德说：“我向来穿得整齐，身上从没有补钉，这话和我不相干；衣服可能破些，那也不是穿旧了破的，是盔甲磨破的。”

桑丘说：“对于您的礼貌、您的勇敢、您的功勋的看法有很多种。有人说：‘有勇气，只是没运气。’有人说：‘有礼貌，可惜不得体。’有人说：‘疯而有趣。’他们还有许多话呢，咱们直给挑剔得通身上下千疮百孔了。”

堂吉诃德道：“你该知道，桑丘，‘人怕出名猪怕壮’；哪里都是一样。没给人毁谤过的名人，那是绝无仅有的。亚历山大靠生平事业赢得‘大帝’的称号，人家说他酗酒。胡琉·凯撒是最英明、最坚毅勇敢的统帅，人家说他野心勃勃，还说他的衣服和私德都有点儿不干不净。赫拉克利斯功绩累累，人家说他骄奢荒淫。又譬如像阿马狄斯吧，人家说他动不动就爱哭；而他弟弟加拉奥尔，人家又说他太好斗。哎，好人都受到这样的毁谤呢，桑丘。如果说我的只是你刚刚说的这些，那就算不错的了。”

桑丘说：“糟的是不止我说的这些呀！我的爹！”

堂吉诃德问道：“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吗？”

桑丘说：“‘尾巴上的皮还没给剥下来呢’。那些刚才说的，还只是小菜一碟。您如果要知道全套儿诽谤您的话，我马上给



您找个人来，他会一五一十地搬给您听，不遗漏哪怕一丝半点。昨晚巴多罗梅·加尔拉斯果刚从萨拉曼加大学拿了学位的儿子回家。我去欢迎他，他告诉我说，您的事已经写成了一本书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的书。我也在书上，名字就叫桑丘·潘沙；还有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还讲了许多咱们两人经历的事，不知道那个写传的是怎么都知道的，我吃惊得直往自己身上划十字。”

堂吉诃德道：“桑丘，我告诉你，一定是个博士和法师写的咱们这部传记，这种人笔下要写的东西眼睛里都可以看得到。”

桑丘说：“原来是博士或法师，难怪呢！所以刚才我讲起的那个参孙·加尔拉斯果学士说，是个叫熙德·阿默德·贝兰黑那的人写的传！”

“这是个摩尔人的名字。”堂吉诃德说。

桑丘说：“肯定是的。摩尔人都爱吃‘贝兰黑那’，我听说。”

堂吉诃德说：“‘按阿拉伯文‘熙德’就是‘先生’；桑丘啊，你一定说错了这位熙德的姓。”

桑丘说：“这很有可能。这会儿您要我去找那位学士来吗？我一准就去。”

堂吉诃德说：“那好极了。我给你说的那些话弄得心里痒痒的，不把事情问个明白，吃口东西胸口都堵得慌。”

“那我这就找他去。”桑丘说。

于是他撇下主人去找那位学士，没一阵子功夫就把学士带了回来。他们三人的谈话十分有趣。



第五十五章

参孙·加尔拉斯果学士和堂吉诃

德、桑丘·潘沙三人的趣谈。

堂吉诃德一面默想桑丘的话，一面等着加尔拉斯果学士。他想问问那位学士，人家写他到书上，讲了些他什么。他不信真会有那么一部传记。难道敌人溅到他剑上的余血尚未干，他发扬骑士道的伟业丰功就已经写成书出版了吗？而他想这件事准是一位恶意或善意的法师靠魔术干的。若出于恶意，就会把他那些事贬斥得比历史上卑微的侍从里最卑鄙的行为还低；若那人出于善意，就会把他干的事抬得比骑士里最杰出的成就还高。不过他想侍从的事书上是从来不写的；假如确有那么一部桑丘说的传记，叙述的既是游侠骑士的事，那就必定是严肃、认真、堂皇而且真实的。这么一想，他才稍为放心些。可是作者称为熙德，想必是摩尔人；摩尔人都诡计多端且不老实，不能指望他们说真话。想到这层，他又放心不下。怕书上把他的恋爱描写得不端重，因而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的清名被损及。他希望书上能写出他对这位小姐毕恭毕敬，一心一意，女皇、王后和形形色色的女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并且总是严肃地抑制着自己的情欲。正当他在那里这样左思右想的时候，桑丘已经把加尔拉斯果带来了。他连忙殷勤接待。

虽然那位学士名叫参孙，而其实只是个大滑头，并不是名符其实的大个子。他大约有二十四岁，脸色苍白，心思却很伶



俐，圆圆的脸，扁塌鼻子，大嘴巴；照这副相貌，好象是个促狭调皮，喜欢开玩笑、捉弄人的性格。一见堂吉诃德，他果然本性流露，对着堂吉诃德便双膝跪倒，口中说道：

“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先生，请您伸出贵手来让我亲吻。虽然我只是教会里下四等的职员，但我却要凭我这件圣贝德罗式的道袍发誓宣言：古往今来全世界最有名的游侠骑士就是您！您的伟业丰功已被熙德·阿默德·贝南黑利写成书，我真要祷告上帝为他赐福！那人不辞辛苦搜寻奇书，为让大家都能欣赏，把这部阿拉伯文的故事译成西班牙语，我更要祝他福上添福！”

堂吉诃德把他扶了起来，说道：

“真是出了一部写我的传记喽？照您这话。作者真是个摩尔博士啦？”

参孙道：“先生，此事千真万确。据我估计，现在这部传记至少已经出版了一万二千册，你如果不信的话，可以到出版这部书的葡萄牙、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去打听。据说安贝瑞斯也在排印呢。我看将来每种语言、每个国家，都会有这本书的译本。”

堂吉诃德说：“那一定是最称心的，一个有声望的好人在生前就看到自己的好名声流传在各种语言里。不过我说的却是‘美名’；如果是坏名声，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死法都不能比这更叫人难受了。”

学士说：“要论好名声，所有的游侠骑士就数您第一了。您冲锋冒险的时候多么勇敢，为人多么高尚，倒了霉、受了伤多么能够忍耐，困苦的时候多么坚定，您对堂娜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那种超脱肉体的爱情是多么地贞洁等等，所



有的这些那摩尔作者和基督教译者都各用自己的语言刻意加以描摹，写得活灵活现。”

桑丘·潘沙插嘴道：“杜尔西内娅小姐不过是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我从未听过谁称她为堂娜，这一点传记就已经错了。”

“这无关紧要。”加尔拉斯果答道。

堂吉诃德说：“这的确无关紧要。可是学士先生，我请问您，这部传记里，我干的哪件事最出色呢？”

学士答道：“各人所好不同，见解也就不同。有人认为研布机的事最出色。您不是看见两支大军后来忽又是两群羊吗？有人最欣赏书上记载您形容那两支军队的一番话。有人认为最出色的是风车的事——就是您看见许多长臂巨人的那一次。也有人夸赞您碰到迁葬赛果比亚的尸首那事。您释放一群囚犯的事也被有的人认为是压卷的奇闻。又有人认为您碰到两个贝尼多会的巨人、后来又和英勇的比斯盖人比试那一桩事最为顶呱呱。”

桑丘问道：“请问您，学士先生，书上写了驽骍难得那家伙忽起邪心、想打野食的那一遭——就是我们碰到一群杨维斯人的事吗？”

学士答道：“全都写下来了，什么都没给那位博士放过，连桑丘老兄在毯子里翻跟斗的事也没给漏掉。”

桑丘说：“我是在天空中翻跟斗，不是在毯子里，那是身不由己。”

堂吉诃德说：“我觉得人世间的历史上总是一会儿失意，一会儿得意，尤其是游侠骑士的经历，决不会是顺顺利利的。”

学士说：“可是故事里堂吉诃德先生一次次挨揍，有的人



看了但愿作者能饶他几顿打呢。”

桑丘说：“由此可见书里写的都是真的了。”

堂吉诃德道：“按理尽可以略过这些不提。故事的真实无关于枝节须蔓，如果写了有损主人公的尊严，就不必写。说实在的，尤利西斯本人不象荷马形容的那么狡猾，伊尼亚斯本人也并不象维吉尔笔下那么孝顺。”

参孙说：“您说得对呀。可历史归历史，诗是诗。诗人歌咏的不是真情实事，是想当然的情节。历史家就不然了，他所记载的是过去的一言一行，丝毫也不能加以损益。”

桑丘说：“既然这位摩尔先生一心要说真话，那么，分明我主人吃的棍子里也有我的份儿呀。每次他背上挨打，我总得全身挨打。可这也没什么好希奇的，因为我这位主人亲口说的：如果脑袋生了病痛，那么全身各部分全都会有病痛。”

堂吉诃德说：“你真是鬼得很！桑丘。你什么事都不愿意忘记，你记性可真好。”

桑丘说：“吃了那些棍子，即使我愿意忘记，肋骨上的余痛也不会让我忘记啊。”

堂吉诃德说：“别说了，桑丘，不要打岔，还是请学士先生讲讲这部传记里怎么说我的。”

桑丘说：“还有提到我呢；听说这部传记里我也是一个主要‘人户’。”

参孙说：“桑丘老哥，不是‘人户’，是‘人物’。”

桑丘说：“又是个咬文嚼字的？要这样下去，一辈子也没个完。”

学士说：“桑丘，上帝叫我倒一辈子的霉！你要不是故事里的第二号人物。有人最爱听你说话，觉得你说的话比书上最



堂吉诃德

聪明的人都更有意思。不过也有人说你太死心眼，这位堂吉诃德先生答应让你做海岛总督，你就真的相信了。”

堂吉诃德说：“‘日头还刚在墙头上呢’。等桑丘再多活几年，多长些见识，就会更能干，更合适做总督了。”

桑丘说：“天晓得！我这一把年纪还不会治理海岛，等我活到玛士撒拉的年纪也还是不会的。问题倒不是我没有治理海岛的脑瓜子，而是那海岛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堂吉诃德说：“什么都会心想事成，你只求上帝保佑，说不定会比你想的还好呢；连片树上的叶子都不会飘动，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的话。”

参孙说：“是啊，如果上帝有意，别说一个，拿一千个海岛给桑丘管也是有的。”

桑丘说：“我也见过些总督，我觉得这些人就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可他们吃饭用银盘，得称‘大人’。”

参孙说：“不比海岛总督，做他们那种总督容易。海岛总督至少得懂文法。”

桑丘说：“我‘文’呢，还凑合；‘法’呢，我则和它无缘，我根本不懂，我也不理会。反正随上帝去安排这件事吧，但愿他派我到最能为他效劳的地方去。参孙·加尔拉斯果学士先生，我说呀，我心里真是说不尽的高兴，那个写传记的没在笔下出我的丑。凭好侍从的身份我说句真话，聋子都会听见，如果他写的那些我的事情不是我这么个老基督徒该做的。”

“那真是奇迹了。”参孙说。

桑丘说：“不管奇迹不奇迹，要形容一个‘人户’，总得留心怎么写、怎么说，不能随便想到什么就胡说乱写什么吧。”

学士说：“穿插那篇《何必追根究底》的故事，有人认为



是个毛病；不是讲法不好，或情节不好，只是和堂吉诃德先生的一生不相干，穿插得不合适。”

桑丘说：“我敢打赌，那狗娘养的‘白菜箩筐一样看待’了。”

堂吉诃德说：“我现在看来，那个给我写传的人，大概是个胡说八道、不学无术的人，不是个博士，是象乌贝达的画家奥巴内哈那样信笔乱涂。那位画家有人问他是画的什么，他说：‘画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一次他画一只公鸡，画得一点也不象，糟极了，只好用粗笔黑字注明‘这是一只公鸡’。大概我那部传记也是这样的，要有注解看的人才能看明白。”

参孙说：“那倒不。那部传记十分浅显明白，很流畅。小孩子翻读，小伙子细读，成人熟读，老人家摇头晃脑地读；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都翻来复去读得烂熟，看见一匹瘦马就说：‘驽骀难得来了！’那些侍僮读得最起劲。每个贵人家的待客室里都有这么一部《堂吉诃德》；一个人刚把它搁下，另一个就接着拿起来；有人央求借阅，有人快手抢读。总之，向来消闲的书里，数这部传记最无害，最有趣。整部书里什么邪说异端呀，下流话呀，连个影儿都没有。”

堂吉诃德道：“不这样写书就不是写信史，而是谎话连篇了。应该像惩处铸伪币的人那样把那些写历史而撒谎的人活活烧死。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为我写传的人把一些不相干的故事穿插在里面，我本人的事可写的多得很呢。他一定是记住了那句老话：‘干草稻草……’等等。其实，只要他把我的心思、我的遭遇、我的眼泪、我的叹息、我的抱负等等写出来，就是一本厚厚的书了，起码也有‘焦黄脸儿’的全集那么厚。学士先生，干脆说吧，我认为编写历史或任何著作，都须有高明的



堂吉诃德

识见，清楚的思想。作品中要有风趣和警句，须得作者是个大才子才行。傻呼呼的小丑是喜剧中最聪明的角色，因为决不是傻子扮演傻瓜。因为含有真理，历史好比圣物；真理所在，就是上帝所在。可尽管这么说，有些人还是像卖油炸饼一样地写了书四处发卖。”

学士说：“不论一本书多糟，总还是会有几分好处的。”

堂吉诃德答道：“这是当然的。有人可算不负苦心，靠写书名利双收。可也常有作品一出版，作者声名一落千丈，或者几百丈的事。”

参孙说：“这当中有个缘故。作品出版之后，人家可以仔细阅读，就容易发现毛病。作者名气越大，读者要求就会越高。大历史家、大诗人等靠天才得名的总会招人忌妒；那些人以批驳旁人的作品为快，而自己却没出过一本书，却偏偏乐此不疲。”

堂吉诃德说：“这不希奇。许多自己不善讲道的神学家在听别人讲道时，却是挑错儿的能手。”

加尔拉斯果说：“您说得对呀，堂吉诃德先生。我但愿那些挑错儿的人少吹毛求疵，厚道些，别偏要在辉煌的巨作的光彩里找寻飞扬的尘埃。假如说‘高明的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那么该想想，要作品完好无瑕，荷马已经聚精会神，费了多少功夫。说不定有时仿佛脸上的痣，找错的以为是缺点，其实反增添了妩媚。我觉得出版一部书风险很大，是绝不可能个个满意，人人称好的。”

堂吉诃德说：“只有寥寥几人满意我的传记吧。”

“那倒不是。好比‘蠢人最多’，欣赏这部传记的人多得很。有人怪作者记性不好，到底是谁偷了桑丘的驴也不说明



白；失了驴也不明说，只能从文字里推测。可也不知道驴是从哪儿来的，没一阵子功夫桑丘又骑着他的驴了。他们又说：在黑山桑丘从皮包里找到一百艾斯古多，而下文又忘了交代这笔钱的下落，再也没有提起。很多人都关心桑丘是怎么花用的这笔钱，买了些什么东西；这也是个漏洞。”

桑丘答道：

“这会儿我没心思报账或交代事情，参孙先生。我饿得慌，要是再不喝两口酒安安神，都快要发晕了。老酒我家里有，老伴儿正等着我呢，吃完饭我再来吧。不管毛驴是怎么掉的，一百艾斯古多是怎么花用的，谁有什么要问的，我都有话说。”

不等人家回答，他也不再多说，只管回家去了。

学士被堂吉诃德留下来吃了一顿家常饭菜添了对鸽子的便饭。加尔拉斯果非常凑趣，席上和堂吉诃德谈论些骑士道。吃完饭后睡过午觉，桑丘回来了，他们又接着谈。



第五十六章

桑丘·潘沙回答学士的问题；
以及其他必须加以补充说明的事情。

回到堂吉诃德家，桑丘接着讲下去。他说：“参孙先生不是要打听是谁、在什么时候、如何偷走我那毛驴儿的吗？请听我讲吧。我主人招了那伙囚犯的祸，送往赛果比亚的尸首也给我们碰上了，又要逃开神圣友爱团，于是我们便连夜跑进黑山，躲在一个树林里。打了几次架我们浑身酸痛，精疲力竭；我跨在灰驴背上，我主人靠着长枪，两人都睡得像躺在四层羽毛褥子上似的酣敞。我睡得更死；不知谁这时跑来，把我的马鞍用四根棍子四边支住，从我两腿间牵走了我的灰毛儿；我骑在鞍上，竟一点没有知觉。”

“这事好办，没什么好新奇的。萨克利邦泰围攻阿尔布拉卡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事。那有名的布鲁内洛的贼就是用这办法把萨克利邦泰的马从他两腿之间牵走了。”

桑丘接着说：“天一亮，我刚伸个懒腰，就摔了一大跤——那些棍子就倒了，我的灰驴不知道去哪了？找不着了。我眼泪直淌，哭了一场。要是没把我的痛哭写进去，那就有个精彩的段子给那个给我们写传的人漏掉了。不知过了几天，我跟着米戈米公娜公主一路走的时候，忽见一个打扮得跟个吉卜赛人似的人，骑着我的驴迎面而来。原来这个人就是那个我主人和我解救的囚犯——希内斯·台·巴萨蒙泰那个大坏蛋、大骗



子。”

参孙说：“不是这件事情有问题。有毛病的地方是灰驴还没出现，作者却说桑丘骑着他的灰驴。”

桑丘道：“这我可没法说了。要不是作者的错，要不就是排字工人粗心吧？”

参孙说：“显然是这样的啰。可是，那一百艾斯古多的下落又是怎样呢？用掉了吗？”

桑丘答道：

“都花在我自己、我孩子和我老婆身上了。所以我老婆才捺定心让我跟着堂吉诃德先生满处跑呀。如果出门那么久，毛驴丢了，一个子儿也没带回来，那能行吗？我在这儿等着呢，谁还有什么要问的。当着国王的面我也有话说。我的钱带回家没有，用了没有，谁也管不着。如果拿钱来抵我出门挨的棍子，就算四文一根，再加我一百艾斯古多也抵不了那棍子的半数。各人自己摸摸良心吧，别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再好的人也只是上帝造的那样，而且往往比那还坏得多呢’。”

加尔拉斯果说：“如果那位作者的书再版的话，我得记得告诉他，一定得把桑丘老兄这段话添上，那就更出色了。”

堂吉诃德问道：“传记里还有别的需要修改的地方吗？学士先生。”

学士答道：“大概有吧；不过不至于象刚才指出的那些那样非改不可。”

堂吉诃德道：“作者是不是预告还会出第二部呢？”

参孙答道：“是的。不过那第二部据说还没找着，不知道能否找得出来，是在谁手里。而且有人说：‘不论哪部书，后